

20 SHIJI ZHONGGUO ZHISHIFENZI

二十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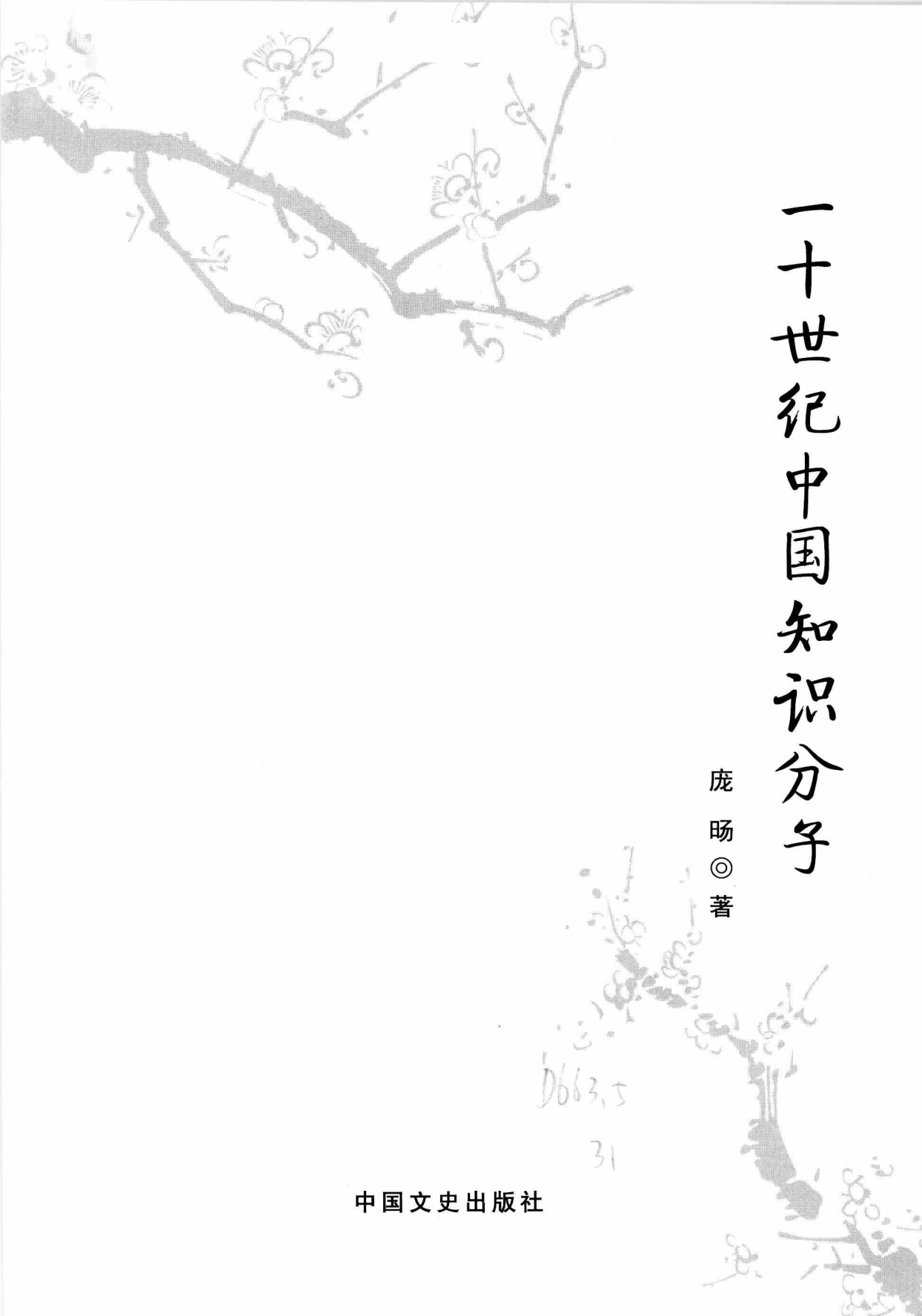
中国知识分子

庞
明
◎
著

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庞 暘◎著

D663.5

31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 庞旸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34-3626-0

I. ①2… II. ①庞…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2621号

责任编辑: 梁 洁
装帧排版: 亚细安
设 计: 欧阳春晓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 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

印 数: 5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何西来

同女传记文学家庞旸交往，已经很有些年了。她的主业是编辑家，经她的手，编辑出版了许多很好、很有影响的文章和著作。她好学覃思，异常勤奋，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自己也从事著述，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传记文学《邓拓和他的一家》《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散文集《牌戏人生》《书边人语》等。最近她的又一本散文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行将面世，要我在前面写几句话，作为序言。我很高兴。

首先让我好奇的是书名。此书原叫《读人记》，读了稿件，我才领略了她之所以这样为自己散文集命名的原因。读人，其实就是深入地、细致地理解人，认识人。把这一个个经她理解、认识的人形诸笔墨，写出来，裱为一册，便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散文集了。当然，用“读”而不用别的字眼，照我看，也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阐释。进入她的视野，来到她的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文化人、知识分子，或曰读书人。这些人，多有文章行世，甚至著作等身。庞旸大约是很相信“文如其人”的古训的。她觉得要了解他们，必须认真读他们的书，从书中读出他们的为人和品格。当然，也要顾

及他们的全人。就是说，还要用品读的方法细按和探究笔下人物的全部活动，在人与为文的对照中，求得更准确、更真实的把握。她的主要着眼点在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那么，她读出了什么呢？

她读出了她笔下人物的命运、灵魂、性格和品行。她是传记作家，传记是史，但这种文体从它在太史公司马迁那里诞生至今的两千余年间，多数情况下都兼具文学的品格。自古文史一家。即使在被鲁迅先生称为“文的自觉”的时代，在魏晋南北朝，齐梁间人刘勰所写的体大精深的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里，也单立《史传》一篇，追本溯源，详而论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篇什，大体上是每篇一人。它们都可以作为所写人物传记的某一时段，某一侧面，某一点位的展开看。作者视界开阔，视点集中；有的点到为止，有的稍作展开；行文简约朴实，不拖泥带水；句式一般较短，运笔灵活，适应性强。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命运，以及与其相关的气性、品格等，都是在这些关系的网络中，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因素的叠加中形成的。而要从这复杂纷纭的关系中理出头绪，做出判断，则主要取决于作者的才能与器识。这也是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家三长的才、学、识中，把识断放在第一和统率地位的原因。从庞旸的这些写人的散文来看，她是一个有很强的识断能力的女性作家。这种能力，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理性能力，是一种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排除假象看清真相的能力。

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一股我称之为世纪文化反思的潮流，漫过知识界的头脑。这股潮流，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以往历史行程的回顾与反思，是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批判眼光，对20世纪的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但是它的指归，却是指向未来的，是为民族的复兴，为大国的和平崛起，为自由、民主、和谐与富强的理想

的实现扫除障碍，清理基地的。庞旸的这些传记性很强的“读人”散文的写作，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不仅在根本上保持了与此世纪反思潮流的方向的一致，而且就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一朵文学的浪花。

知识分子是世纪反思的主体，也正是在这一反思中，庞旸发现了他们作为民族精英的伟岸身影与价值。她称翻译家、杂文随笔家董乐山为“带镣铐跳舞的思想者”，说“他才华横溢，而孜孜以求，一生追求崇高的目标，却命运多舛；他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作家，更是一位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智者，一位为了理想而长期在泥泞中跋涉、屡受打压却决不低头的思想战士，一位把他的智慧、才华和学识无私奉献给社会、给青年的知识分子。哲人长逝而精神永在。”董乐山无疑是上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位健者、代表人物。从庞旸的这段议论，显然可以看出《史记》中“太史公曰”，《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遗绪。虽然议论由董乐山引发，但用来指称她笔下的胡风、邓拓，也一样当之无愧。当然，庞旸还是非常重视笔下人物个性特点的捕捉与描绘的。如《点点滴滴忆行公》，不仅通过许多让人难忘的细节，勾勒出张中行晚年率性淡远的风致，和学问渊深通透的化境，连行文也随意洒脱，行云流水，颇见行公神韵。难怪张中行对前去采访的记者说：“要写我，找靳飞；要不行，找庞旸。”“读人”读到这种境地，也就真的道行不浅了。行公称她为“才女”，要我看，应该不是溢美。

2011.12.7.六砚斋

自序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接触了许多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记录和描述他们非凡的经历与思想，和他们一起痛并快乐着。这是因为我的职业——编辑，天然地与各类知识分子有着亲缘的联系；也是因为报刊和出版社的约稿——世纪之交，人们都在梳理、总结和反思即将过去的世纪，翘首以盼新的世纪能温故知新，更加美好。而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命运，最有代表性地折射了百年风云，知识分子也自觉承担起了这梳理、总结和反思的使命。读者也许会记得，那个时期，报刊上的人物专访、“世纪回眸”一类文章特别多，传记类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我就是从这时起，开始了对中国当代文化名人的采访与写作。

知识分子是什么？有人定义说：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而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个怎样的世纪？有人概括道：20世纪是战乱动荡的世纪，是政治恐怖的世纪；同时也是知识爆炸、科学跨越式发展的世纪，是西方变得发达富裕、亚洲看到黎明曙光的世

纪。在这样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能不是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的。他们比以往更自觉地担当了对真理的追求与传播，亲身参加了变革社会的斗争与实践，也不能不承受戴着镣铐跳舞、背着十字架前行这样炼狱般的挫折与考验。

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担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

我笔下的知识分子，多是命运多舛，却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盗火者。他们即朱学勤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著名报人、记者，也有文学家、作家；有翻译家、教育家，也有画家、书法家；有人文学者，也有自然科学家。不论从事何种专业，有何样经历，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一种胼手胝足为人类进步而奋斗的精神，却是相通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财富，不应被人遗忘。他们像一本本打开的大书，读之，必能领略不同的风采。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国人价值观的今天，读一读他们，能使我们的生活保持一种明亮的底色。

此书副题原为“一位编辑眼中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编选中做了几种框定。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很多，此书只是落入笔者视野，为我所阐释的一部分。如果按许纪霖教授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本书写了三代知识分子：“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如胡风、叶圣陶、张中行、周有光、董乐山，本书大部分写的是这两代；“十七年一代”，如阎纲、黄修己、胡锦涛、卞毓麟，也占有相当比重。书中人物，有的在20世纪已经故去，有的依然健在，也就是说，后者是跨21世纪的人。但本书所写主要是他们在20世纪的活动，所反映的也主要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一组群像。笔者意在通过这组群像，管中窥豹般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画像、立传，用他们的命运折射20世纪的时代风云。

当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也不都是美好的形象。著名评论家、作家阎纲先生得知我梳理这样的主题，提醒我说：当代知识分子也分化得很厉害。是啊，在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中，在运动不断的磨难中，在商品经济的裹挟中，不少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固有的弱点。依附强权、盲目“歌德”者有之；放弃自我、随波逐流者有之；揭发别人，聊以自保者有之；弄虚作假，拜倒在金钱面前的也有之。但本书侧重于正面的抒写，写那些堪称“中国的脊梁”（鲁迅语）的人，那些“对民族、国家命运，对人的自由精神的发展负有使命的人”（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以他们的明亮、温暖与那些阴冷之处形成对比。

笔者目力有限，水平亦有限。上述初衷如能被读者认可一二，则幸甚。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由衷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努力，感谢何西来先生拨冗为之写序，也感谢读者慧目以赏，不吝赐教。

庞 暘

2011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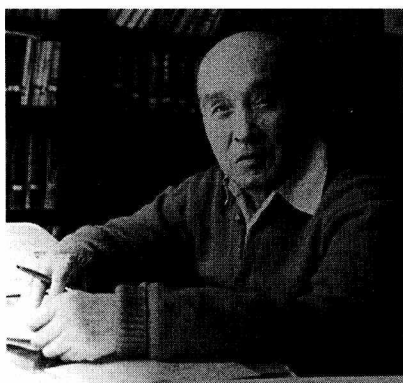
目 录

1	序
4	自序
1	旧事重提——和胡风先生的一面缘
7	一船俊彦一船诗——记叶圣陶乘“民主轮”北上 附：一棵根深、枝繁、叶茂的大树
20	往事犹可追——邓拓研究新见两则
28	结缘燕山夜话时——顾行与邓拓的生死之谊
36	筛子、镜子和轮子——周年忆萧乾
42	戴镣铐跳舞的思想者——记董乐山
50	推开“西风窗”的人——记董鼎山
54	一个多世纪的悲喜人生——四访“人瑞”周有光 附：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
69	流年碎影——点点滴滴忆行公
78	一位“诤友”的世纪人生——记王福时
87	父与子——记沈从文与他的两个儿子
93	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记沈苏儒
98	含泪的采访——与丁一岚最后的书缘

- 106 却尽尘俗还本真——三访严文井
- 112 塔上与桥边——性情中人汪曾祺
- 116 躬亲实践写科文——记叶至善
- 122 硬汉楞娃也温柔——记阎纲
- 127 西来的“虎情”——文学评论家何西来素描
- 134 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样？——记黄修己
- 141 生活、艺术和读书——记“百年掌柜”于是之
- 145 老小孩写真——画家张守义的艺术生活
- 150 紫垣秋草——记书法家、散文家刘炳森
- 155 命运与画共浮沉——画家杨永青的故事
- 163 牌戏人生——记翻译家傅惟慈
- 169 布谷鸟和种子一起歌唱——蒋风与他的儿童文学杏坛
- 175 从“五一棚”开始的希望——访大熊猫专家胡锦矗
- 183 发球员 二传手 时装设计师——记天文学家、科普作家卞毓麟
- 附：望星空
- 192 藏书家的风范——记姜德明
- 196 写在心底的怀念——记老编辑、作家洪钧先生
- 203 名门出虎女——记吴青
- 211 代跋——有感于退休后说真话

旧事重提

——和胡风先生的一面缘



（图片由鲁迅博物馆提供）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书记、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常委，对进步文化事业作出过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编辑与作家，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奇缘。有些早已被时间尘封的旧事，往往会因一些偶然的契机鲜活地重现眼前。去年的一天，我去鲁迅博物馆参加“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不由想起13年前当《北京电大通讯（中文版）》（《电大学刊（中文版）》的前身）编辑，与胡风先生的一面之缘。

当时，整个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界刚刚开始有些活跃的气氛，但仍背着沉重的历史负荷。1982年刚刚开办的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开设了一门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课程：《名作家讲座》，所请的都是“泰斗”级的大作家：冰心、巴金、丁玲、艾青、廖沫沙等。

而胡风的讲座，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这困难并非来自胡风本人。当电大中文系教师通过中国作协创联部胡风的老友转达了录课的要求时，胡风欣然答允，并很快写出了讲稿。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胡风写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写鲁迅，题目就叫《“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

众所周知，胡风是鲁迅先生“绝顶忠实的传人”，1955年因慷慨上书“三十万言”，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这位文坛耆宿，为中华文化培育了不少英才的大师，饱尝了25年牢狱之苦，终于1980年获释，但身后还留下一条长长的“尾巴”。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不便于直接写自己；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和传播鲁迅精神的虔诚，使他不顾自己的衰老重病之身，孜孜矻矻写下这篇长达七千多字的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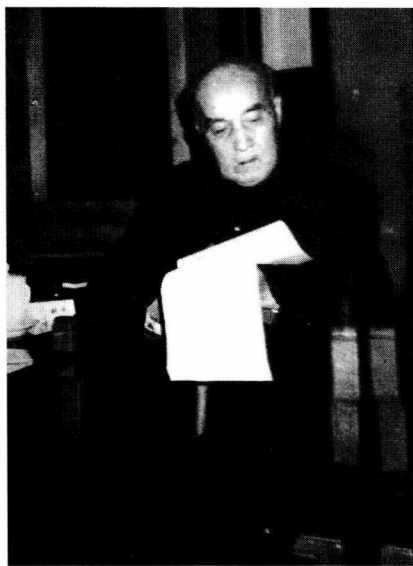
对于胡风的平反，作家李辉曾这样描述过：“想当年批判胡风其声势何等壮观，全民性参与，轰轰烈烈，席卷全国，胡风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可是，如今平反却一直遮遮掩掩，细水长流一般悄然滴着水珠。”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时电大的领导，也感到某种莫名的压力，对播出胡风的讲座心存顾忌。讲稿被搁置了半年，终于未能制成录音、录像课。妥协的结果，是在创刊不久的内部教学刊物《北京电大通讯 中文版》（1983年第1期）上，全文刊载。

当时我刚迈出大学校门，担任这个刊物的责任编辑。记得发稿时，上面规定胡风的文章不能放在显要位置，而是屈居一篇语法论文之后。凭着对一代大家的敬仰，我们还是加了“专稿”字样，并在题头配了鲁迅的画像。

刊物出版后，我和一位老师来到复外大街22楼，给胡风先生送去样刊和区区千字15元的稿酬。胡风先生已是衰病多加，言语行动都十分不便，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接待了我们。夫人梅志为我们沏上茶，就坐在一旁，担任我们与胡风先生交流的媒介。她对我们说，平时，她常将这张藤椅搬到阳台上，让胡风先生坐在那里晒太阳，有时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这一年胡风先生81岁。长期的牢狱生活严重摧残了他的身心，曾经不得不住



晚年的胡风先生在工作
(图片由鲁迅博物馆提供)

在精神病院里，日日夜夜受着恐惧症的折磨。令人欣慰的是，大病初愈的胡风先生，晚年却有了一个难得精力旺盛的时期。那段时间，胡风先生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为《评论集》写下数万字的长篇后记，系统阐述自己的文艺理论；还在亲人帮助下开始撰写回忆录。我们所见到的胡风先生正处在这样一个思维活跃的创作期。

然而，从胡风先生无力地倚靠的藤椅上的姿势，从他的沉默寡言、对初次见面的人似存有戒心的态度，我们仍能深切地感到，长期的磨难对他造成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有多么深、多么重！

事隔多年，除问候寒暄之外，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已记不大清了。只记得当谈到“左联”时，胡风先生那微闭的双眼忽地一亮，情绪顿时高昂起来。胡风先生是“左联”的中流砥柱，维系鲁迅先生与“左联”关系的纽带，回首往事，一定感慨万千吧？可惜那时我太年轻，并未想到要把他的话记下来。

我们坐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梅志先生送我们到门口，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話：“关于这篇文章的事，我们也不说什么了。它的质量、价值，历史终会证明的！”

时隔14年，我找出这篇亲手编发过的文章重新阅读，深感当年梅志先生那句话的分量。对于我们今天学习、研究鲁迅，这篇文章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从鲁迅的精神遗产中吸取营养，可以说是每一个有文化生活的中国人非尽力而为不可的”，并且认为“《坟》在认识鲁迅精神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向青年学子介绍鲁迅精神，胡风首选了《坟》这部“展开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集子。他层层剥笋般地引导学生，对鲁迅的“精神历程”进行分析。他认为鲁迅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人人平等”的“人国”，而要建立这样一个“人国”，首先是要“立人”，即“在人民中间进行思想革命，使先进的、以建立‘人国’为理想的人在人民中间涌现出来。”但胡风同时指出，20世纪初的鲁迅还是个“空想的人类解放主义者”，“到了十月革命后，他的人类解放主义就由空想的转化为历史唯物



1945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9周年纪念会后的合影。左起：叶圣陶、冯雪峰、老舍、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邵力子、柳亚子、胡风。

主义的，庄严地宣布了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参加了实际上是以他的这种伟大精神为主导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接着，胡风结合《坟》中的文章，论述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对阿Q式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毫不宽恕的解剖”；为什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及“与其空等天才，不如做使天才能够产生、发育的泥土”的深邃思想。在写下这些论述时，作者心中观照的是“并非顺遂地‘百花齐放’的今天的文艺界”，认为应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就是：“读者和青年至少可以忠实于人民的感情要求和自己的感受，不管他资格多老，名气多大，是好就认为好，是不好就认为不好”；“这至少可以使赝品不能趾高气扬，招摇过市，如入无人之境。在未被他们完全盘踞的空地上，也许可漏出一些不是赝品的东西来。这也算得一种做泥土的道路吧。”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胡风老人14年前说的话，对今日的文坛乃至思想界，不仅并未过时，反而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面对“每一个有文化生活的中国人”，对继承鲁迅精神遗产都是“非尽力而为不可”的呼唤，我们还能对“淡化鲁迅”、“鲁迅精神过时了”等论调保持沉默吗？我们又怎能不反躬自问：我在写作或发表议论时，能做到“忠实于人民的感情要求和自己的感受”吗？能甘愿走“做泥土的道路”吗？如果不能，那我们每个人，对至今仍不能“顺遂地‘百花齐放’的今天的文艺界”，是否也应负一点责任呢？

最后，胡风提到，写这后记的时候，鲁迅“忽然感到有淡淡的哀愁袭击他的心，有点后悔印行这些杂文了。”曾有位青年用带有体温的钱来买鲁迅的书，“这体温烙印了他的心，使他常常害怕他的文字会毒害这样的青年。”胡风说：“他的这点后悔感情，使他更强地意识到了他在本书里所表达的思想严重性，那势必非影响到读者跟着他做生死的斗争不止”，“是要求读者在接受他的影响时要作最严肃的考虑。”“至于他自己，那是绝无悔改、义无反顾的。”

在这里，胡风活画出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鲁迅。字里行间，跳动着他对青年学子的殷殷盼望之心。

胡风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甚至性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难怪以耿介著称的

鲁迅也要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了。先生不幸言中，因而有了那桩大冤案，胡风成了中国文人中命运最坎坷的一个，这种坎坷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尽管胡风在整过自己的人落难时，并不肯落井下石，向前来“取证”的人说那些人的坏话；但有些从不向历史认错的人，却不能以开阔的心胸，来对待这位受尽磨难的老人，以至他风烛残年仅有的一次在电视上与青年观众见面的机会，就这么被剥夺了。几年后，经北京电大教师的努力，这篇讲稿在电视台由他人代播时，插入了一分钟胡风先生的照片，算是做了点弥补。但历史留下的遗憾已成了永远。

后来听说，《“写在〈坟〉的后面”引起的感想》已被收入《胡风谈鲁迅》一书。

回忆这段往事，重读这篇文章，我从胡风先生身上，看到了一种足以震撼、警醒人的力量。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吸取以往太多的教训，以更加博大的胸襟和真实的感情对待历史、对待别人吧，力争为后人多留下一点精神财富，少留下一点遗憾。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4期）